



## 拌桶打谷子

张永叙

农谚道：“秋前十天无谷打，秋后十天打不赢。”立秋一过，泸州一带就已进入水稻收割季节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初中毕业那一年，没有假期作业，身体长高了许多。与我同龄的孩子，没上初中的，就在家学做农活了，我因读书少学了不少农活，父亲让我跟他学打谷子。

父亲说，生活在农村，要多学农活，做好农活，今后才有请人干农活，才有饭吃。打谷子要掌握好技巧，才打得好，不抛撒。

打好第一棒很关键。打谷子时，要把谷把子举过头顶后，用力抡在拌桶内的架子上，然后抖动着谷把子，往拌桶内轻轻一送再翻开，以减少已被抛落的谷粒在再次举起时散落在地上。还有，要把谷把子卡在手前口，以防止在打谷子中把手指磨破。

记着父亲教导的要领，我细心揣摩怎样更熟练地打谷子。我还没学会时，居然有人请我打谷子了，这是我没想到的。我虽有100个不情愿，父亲也知道我还没学会，但不得不替我答应。

请我的，不是别人，是我正在部队的四哥的老婆娘家。我知道，人家不是看上我，而是因为农村土地刚包产到户不几年，家家户户为多收粮食种满种尽，进入秋收时节，每家抢收但人手不足的办法而已。

1963年，我10岁，在平武县龙安镇小学读三年级。我家离县城古南门很近，一出城门，下面就是奔腾的涪江。那是8月下旬的一天，暑假还没结束，我和同班同学黄一民，吃完早饭就背着背篋乘渡船到涪江对岸的江边捡柴。

那天是阴雨天，我们沿江边走了很长时间也没捡到多少柴。快到中午，我们准备回家时，估计是涪江上游的深山老林下大雨导致山洪暴发，涪江突然涨水，漂浮着不少木柴。

我们不停地捞柴，装进背篋，来到南门口渡口。因洪水太大，渡船在对岸停摆了。县城周边的江上没桥，天又下起小雨，我们饿着肚皮，望着滔滔的江水和对岸的渡船一筹莫展，只能等待。

我对黄一民说：“我早上吃的是稀饭，肚皮早就饿了，不知啥时候对岸的渡船才能开过来。”“谁知道？我的肚子也饿得咕咕直叫。”

他转身，忽然用手往枕头坪山脚下一片绿地一指：“看见没有？那里有一大片花生地，地里的花生还没挖呢，我们悄悄钻进地里去偷些花生吃？”“我不敢去，那可是集体财产，万一被抓住就麻烦了！”

又过了很长时间，黄一民说：“我饿得实在受不了了，你不去，我去！”我也是饥肠辘辘，对他说：“那，好吧，我跟你去。”

俗话说得好，“做贼心虚。”我从来没

他们家种的是良种水稻汕优63，一株株金灿灿的谷穗颗粒饱满，很逗人喜欢，但那浓密划手的谷叶和粗硬的谷秆却让我十分头痛。早饭前，负责割谷把子的我，手早上就被划了不少血痕。

早饭后，换成我摔谷把子。每用力摔谷把子一下，胃子就被磨得疼起来。反复摔谷把子，胃子难受得绞痛起来。我稍微休息一会儿，只得跟另一位调整，我去割谷子。

下午两点多，任务总算完成了。累得精疲力尽的我，一屁股坐在草蓆上，看着已被粗硬的谷秆磨破手指的双手，不想站起来。

在家刚休息一天，又有一位亲戚上门来请打谷子，我不得不咬牙答应。亲戚指着一块田的谷子说，把田里的谷子打完就收工。我暗暗高兴，两架拌桶，很快就打完了，这次会收早工，早点得休息。

事实证明，我高兴早了，这块田的产量大大超过了我的判断。最要命的是，几乎每次从水田中站起来时，都有几条蚂蝗叮在脚上，让我尖叫、让我恐惧。这次打谷子的经历，让我刻骨铭心，以至于再有人请我打谷子，我都坚决拒绝。

如今，用拌桶打谷子的传统方法渐渐少了，打谷子的经历和成片金黄的水稻，深深地留在心中，成为我人生中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。

偷过东西，心里总是感到很害怕。我们沿着江边一条小路来到枕头坪山脚下。眼前好大一片花生地，地里还有不少桑树。

“我先去侦察一下。”黄一民说完，就向看青的小窝棚走去。不一会儿，他回来：“天赐良机，窝棚里没人。”我们猫着腰，很快钻进花生地，各自找了隐蔽的地方开始行动。

我趴在一棵桑树下开始操作。正是秋后花生成熟的季节，地里散发着甜润的气息，蚂蚱和蚰蜒儿在身边蹦来蹦去，蝴蝶在眼前轻轻飞舞。

因是沙土地，我一把抓住花生秧子轻轻一提，一大嘟噜带着泥土、颗粒饱满的花生就出现在我眼前。我迫不及待狼吞虎咽地吃起来，那带有泥土味、刚好成熟的花生，剥了壳就在嘴里真香。

我填饱肚子，正想把两个裤兜儿装满，听到一声鸟叫。这是黄一民给我的暗号，意思是有人发现了我们。我赶紧从花生地里撤退。

我们刚离开花生地时，在不远盛开芭茅花的山坡上，有个放牛娃突然大声吆喝起来：“有人偷生产队的花生，快抓贼哦！”我们吓得拼命地往渡口方向跑。当我上气不接下气实在跑不动时回头一看，谢天谢地，后面没有人追来。

来到渡口，我们浑身泥脏兮兮地相互一看，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：我们的脸上和嘴上全是泥巴，活像两头小野猪。

做了弯腰捡石头的动作，它就跑了。我好高兴，唱了《空城计》，又唱《南关》，引得路上的人都在看我。

我兴冲冲回到家，把考中的消息告诉父母。他要我去收我的租，收得到就去读。听了这话，我浪漫的心好像遭了一瓢凉水。我愣了半天，才缓过来。

想读书的愿望，驱使我去找一个叫杨秀高的人。我喊他杨爸爸，他租了我家一亩多河坝。杨爸爸听说我读书要钱，对我说，朝今（我的小名），说起你，硬是遭孽，七八岁妈老汉儿就过世，你端起双灵牌出灵，我的眼泪花儿包都包不到。你想，一年多，你的么爷爷理你老汉儿、妈两架丧，花钱的账是叫我帮到记的，就怕你长大后找他算账。

杨爸爸对我说，栽林养虎，虎大伤人。朝今，你想想没有，你的爷爷、奶奶，也是你么爷爷理的。你看见的，他快60岁了，还是终年四季穿破衣，一身糠友，衣裳从春到冬没有变过。他为啥的？你做错了事，他打你，为的是黄荆条子下出好人，你该帮他一把了。

听了杨爸爸的话，我的心完全冷了。我跑到爸爸坟边，低声地哭泣。妈妈心疼我，但她埋在东岳庙后的坟边，太远了，我找不到路。

就这样，12岁的我，断了读书之路，拗不过命运的安排，去守一碾一磨的夏家碾，翻开了社会生活这本书的第一页。

是悄悄地偷油夜读。为蒙蔽母亲，待母亲熟睡后，我踮起脚尖，摸进母亲的房间，将煤油灯拿出来，把里面的煤油倒进我的煤油灯里。每次都倒很少一部分，这样母亲就看不出来了。

母亲曾经几次自言自语地说，怎么煤油越来越不用了哦！我这样一次次“偷”下来，伴我看完了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岳飞》等小人书。

一天晚上，我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惊醒了睡梦中的母亲，我的“鬼把戏”才被识破。为此，母亲举起黄荆条，在我的屁股上一阵抽打，还将我心爱的油灯摔碎。

我也学精了，开始偷姐姐房间里的煤油。最终还是被发现，又是一番打屁股、摔油灯。过不了几天，我找到当医生的二舅，要来玻璃药瓶，弄出一盏新的小油灯来。于是，我又故伎重演。

对母亲于我的刻薄态度，我始终没有怨艾，只是在心中更增添了几分珍惜，对书籍的热爱也与日俱增。每当我点亮那微弱的油灯时，就郑重地提醒自己：为了今晚这瓶宝贵的煤油，你得专心致志，心无旁骛哦！

上到初二，山里牵进了高压线，我偷油夜读的历史宣告结束，开始在电灯下阅读大部头书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那幽幽灯光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。一想到故乡，眼前常常浮现出一个少年夜读的姿势，清晰而执著。

## 「偷」花生

赵建国（江油）

我父母双亡，上无兄姐下无弟妹，外公把我送回成都万年场老家，傍着外公过日子。

当时年纪小，外公让我读了4年书。我成绩好，年年考全班前二三名。高小毕业那年，考啥子学校？彭县中学，花钱多，不敢去。同学欧阳金知道我的心事，说去什邡读师范，花钱少，毕业可教书挣钱。

高小毕业这年，我刚12岁，又考了全班第二名。不久，欧阳金带我去什邡县师范考。那阵，从万年场到什邡，尽是弯弯曲曲的小路，不知要拐好多弯，过几条河，跨好多沟，我都不声不响地记在心里。

考试下来，欧阳金问我咋样，我有信心的回答，都做得起。我们一人吃了一碗醋调面，两个包子。他说，看榜那天，他也带我去，我点头答应了。

真到了看榜那天，我没有去张家沟喊欧阳金，而是一个人去，为了节省支付他的一顿饭钱。况且，去什邡的路，都在我的心头。

沿途从麻柳树过鸭子河，经过核桃湾到红岩子，上下九里地，经徐家场到什邡，我都没有走拐。在路上，我最怕碰到的是狗，硬是不敢一个人过去，见有大人来了，便跟在大人身后过去。

到什邡考场外的墙上榜示一看，榜上有我的名字，我考起了，又读得成书了！回家的路上，我看见狗也不怕了，我

在乡下读小学期间，让我唯一觉得特别宝贵的东西，是那很不起眼、家家必备且满身油污的小煤油灯。那如萤飘忽的昏黄火苗，微弱得如我年少时的梦想，伴我忘情地在书的海洋徜徉。

那时，山里没有通电，用以照明的煤油，显得弥足珍贵了。尽管那时我还很幼稚，大字不识几个，对看书却有些痴迷。用生产队里老人们的说话，叫做人小书瘾大，更有人背地里叫我书呆子。

昏黄的灯光，时常在属于我的夜间闪烁着。凛冽的寒冬，溽热的酷暑，都在明明灭灭的灯罩里无声地融化殆尽。然而，由于那时缺油更缺钱，母亲又常年被病痛折磨，当教师的父亲那每月30多元的工资要养活一大家人实在困难，所以母亲对煤油特别珍惜。

为提防母亲发现我熬灯费油的行为，我特地用纸板摺成三角形，三边正对房门，另一边散下光来，我就借着这细微的灯光孜孜不倦地看书。在蟋蟀或雪花碎响的氛围中，我顺着那些历久弥新的故事，心旷神怡地进入少年生活的另一个神秘天地。

少不更事的我，不懂母亲的苦心，还

## 我要读书

李钢洋（彭州）

## 油灯下的阅读

李润（金堂）

600年前的端午香囊  
在他们手中复活

一枚小小的香囊，淡香温润而绵长，这个精致的锦囊更是中国人对端午的一种记忆。5月29日，成都西门的一间工作室里，毛罗超、张汉卿两位传统制香人正遵循明朝《香乘》的古法，制作端午香囊。

龙脑、零陵香、辛夷、檀香、丁香、茴香、甘松这几味看似简单无奇的药材和传统香料，经他们选料、炮制、碾粉、定型、调制、窖藏、包装后破茧成蝶，600多年前古人佩戴的端午香囊在他们手中得以呈现。

中国人自古喜欢香文化，早在商周时期就开始佩戴香囊。春秋战国后，古人佩戴香囊风俗日盛。“老外喷香水，中国人挂香囊。”正是中华传统中的一大特色。

在清朝，佩戴香囊成为皇宫的防疫措施之一。乾隆帝曾发过“每年五月初一起挂五毒荷包”的谕旨，当时人人佩戴香包，以避免瘟疫。在四川，苏轼、花蕊夫人、薛涛都是玩香的高手。唐朝时，成都还有专门的香市。

遵循古法制作手工香囊，工序繁琐，选料严格，如今已少有人制。毛罗超、张汉卿两人因酷爱传统制香，在2018年才动了制作传统香囊的念头。

就拿甘松这一味在四川火锅和川菜中最常用的香料来说，制作香囊必须人工清理掉所有的腐毛和腐叶，1公斤甘松只能清理出120克左右的根须，再用碾槽碾成粗粉。

这些香料如果用机器碾压，既省时又省事。不过，高温碾磨后，植物固有的香气会直接流失掉，做出来的香囊气味就很难持久了。

香料比例的搭配也很有讲究。要还原古人制香时的“香气养神”的精妙，要反复尝试香料或药材，按君、臣、佐、辅进行配伍。

君是主料，是香味的主基调；臣是辅料，增加整体香味的层次感、丰富度。只有君、臣、佐、辅各适其位，才能使不同香料尽展其性。

“香，不仅要芳香养鼻，更要养神养生，开窍开慧。”这个过程是最难的。有时，为了搭配一个味道，毛罗超往往要反复几十次。搭配好了，一个这样的香囊香气能持续很多年，越是淡雅越值得回味。

古人说，自端午后，五毒皆出，身佩香囊，以最天然的方式驱除病魔。毛罗超、张汉卿制作传统香囊，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能安然度夏，身心怡悦，体会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谭曦 摄影报道

